



Z U I B O O K

最爱你的人， 是我

郭敬明 主编

郭敬明
落落
笛安
安东尼

《最小说》创刊十周年书系

CTB 湖南文艺出版社 博集天卷

ZUI · 私想家

《最小说》创刊十周年书系——青春、现实、科幻、古风、架空，各类题材精彩之作
华丽唯美、清新灵动、隽永绵长、质朴真挚，汇聚多种文字风格·精雕细琢，聚爱成书
年度重磅出击，十年真挚回馈·ZUI 珍贵的宝物 / ZUI 爱惜的心血 / ZUI 诚挚的情意

主编 郭敬明

是我最爱的人



《最小说》
创刊十周年
☆书系☆



湖南文艺出版社
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畅销天卷
CS-BOOKY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最爱你的人，是我 / 郭敬明主编. — 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7.2
ISBN 978-7-5404-7683-0

I. ①最… II. ①郭… III. ①短篇小说 — 小说集 — 中国 — 当代
②散文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1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55578 号

© 中南博集天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本书版权受法律保护。未经权利人许可，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本书包括正文、插图、封面、版式等任何部分内容，违者将受到法律制裁。

上架建议：青春 | 畅销

ZUI AI NI DE REN, SHI WO

最爱你的人，是我

主 编：郭敬明
出 版 人：曾赛丰
出 品 人：郭敬明
项目总监：痕 痕
责任编辑：薛 健 刘诗哲
监 制：与 其 刘 霁
特约策划：卡 卡 董 鑫
特约编辑：孙 宾 张明慧
营销编辑：杨 帆 周怡文
装帧设计：ZUI Factor (zui@zuifactor.com)
封面设计：胡小西
版式设计：利 锐
封面插图：熊小熊
内文插画：舞小仙

出版发行：湖南文艺出版社

(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508号 邮编：410014)

网 址：www.hnwy.net
印 刷：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880mm × 1270mm 1/32
字 数：153千字
印 张：8
版 次：2017年2月第1版
印 次：2017年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404-7683-0
定 价：32.80元

质量监督电话：010-59096394

团购电话：010-59320018

序

一千零一页

文 / 郭敬明

在眨眼的瞬间，时间就能摆动出浩瀚的涟漪，而十年，只是裙摆上浅浅的一道褶皱，褶皱里承载着，一代人单薄而又孤单的青春光景。

《最小说》创刊十年了。

那时候的年轻人，比现在寂寞多了。没有纷纷扰扰的社交软件，没有放不下的智能手机。只有压得喘不过气来的模拟考卷和厚厚的参考习题。而那时，每个月薄薄的一本杂志，就成了很多年轻人灰色天空里的一抹亮色。

我和当初共同创立杂志的伙伴们，从二十出头的年轻人成长到了如今的而立之年。这意味着，当初最早的一批读者，也从十几岁的少年，离开学校进入社会，开始品尝人生百味。很多人开始谈恋爱、结婚、生子，也有人依然孤单地生活着。无数人在时间的浪潮中起伏跌宕，无数人的“十年”装订成一本厚厚的年鉴。

那时候的我们，每个月都为选择什么样的故事，用什么封面，有什么有趣的选题而绞尽脑汁。年少的心气在成长里渐渐泯灭，回首沿路十年的心境和路径，我们欢欣鼓舞，我们饱含热泪。

我们留下了浩如烟海的文字。

随着年龄增长，我越发感受到文字的力量。时间在流逝，记忆会模糊，人们相聚又分离，谁也无法确切知道未来会是怎样的光景。只有文字确实地留存着，白纸黑字，忠实地记录着此时的我们已经无从确认的属于遥远时光的情绪和思考。

而再次阅读这些文字的我们，仿佛拥有了某种保存时间的能力。

从2006年至2016年，最世文化走过十年岁月，签约上百位作家，出版上千本图书，在《最小说》发表的文章难以计数，它们当中的许多篇章，都在曾经的岁月里，打动着每个月几十万个读者。我们选择在十周年纪念之期，推出十周年文集，收录历年部分《最小说》千元大赏、大奖、金赏和ZUI作家作品，以及签约作家的代表作、优秀作品，集成五本，作为《最小说》十年来的精华，供读者们收藏回顾。

这将是一次前往旧时的闪亮旅程，跟随那些灵光乍现的文字，我们将看到已经一去不再回来的青春岁月。离我们已经很远的考试、同桌、宿舍、初恋、孤单……所有时间的碎痕，给养起我们的生命。

我想，在无所不容的时间面前，我们的感情同样有着相似的力量，人与人之间撞击出的能量，汇聚成文字，一个个不起眼的小字，连接组合到一起，便拥有了凝固时间的魔法。时间、文字与情感，这三者的集合，便是浩瀚所能代表的一切无尽。

感谢你，陪我们度过的一千零一页。

目录

CONTENTS

最爱你的人，是我

序 一千零一页

郭敬明

亲爱的不二 / 031

安东尼

最爱你的人，是我 / 001

郭敬明

音绊 / 039

王小立

最爱你的人，不是我 / 013

落落

一寸灰 / 055

陈奕潞

风花雪月 / 021

笛安

入境 / 085

冯天

恋人啊 / 101

叶阡

北城以北 / 167

余慧迪

那些爱情大鲨鱼 / 109

野象小姐

与爱无关，与爱有关 / 181

疏星

直到我能忘记你的爱 / 135

肖以默

喜酒 / 207

颜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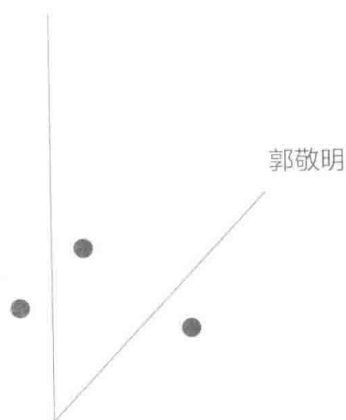
庸俗地浪漫着 / 15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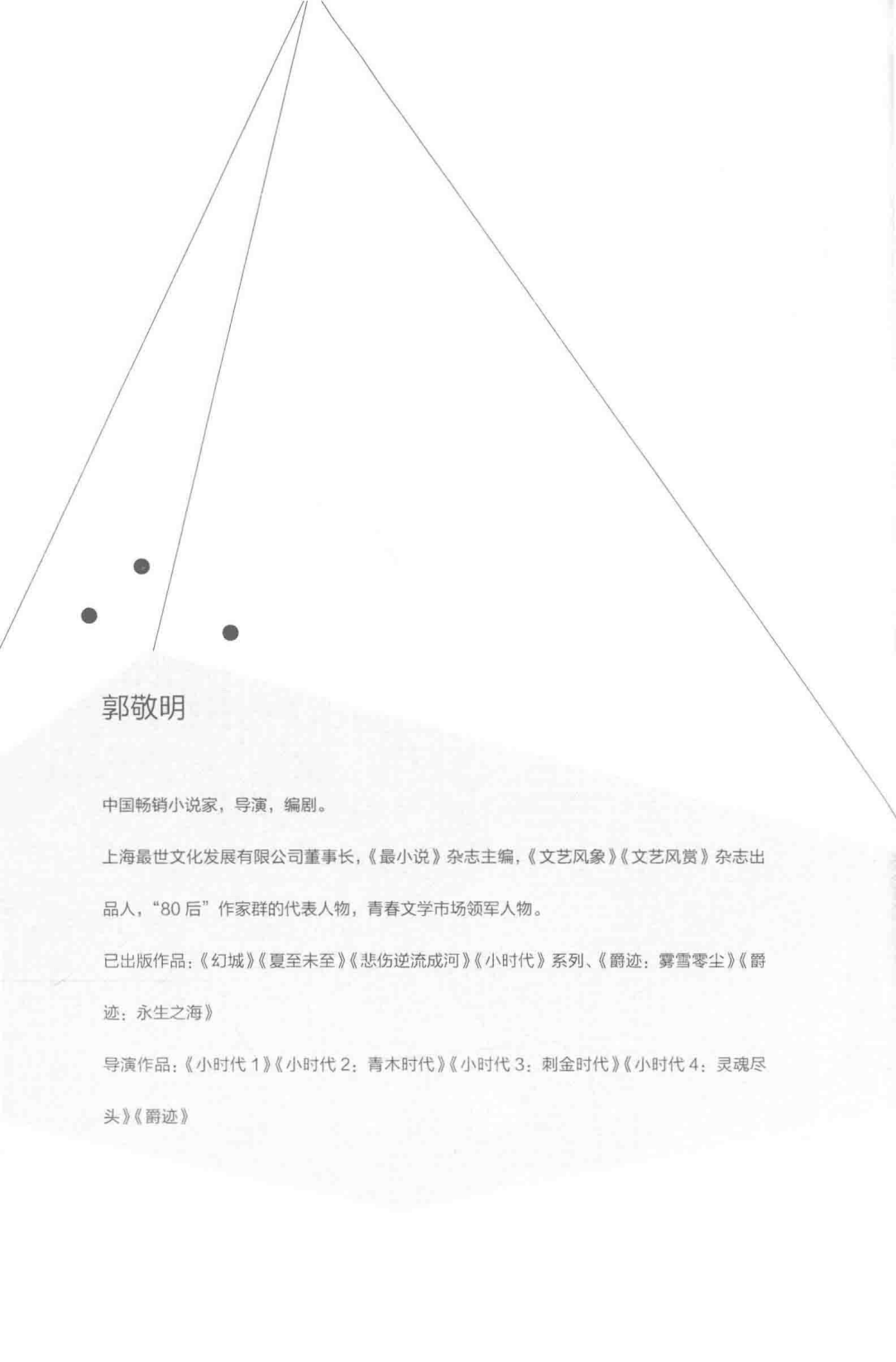
萧凯茵

喜欢 / 243

梁霄

最爱你的人，
是我





郭敬明

中国畅销小说家，导演，编剧。

上海最世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最小说》杂志主编，《文艺风象》《文艺风赏》杂志出品人，“80后”作家群的代表人物，青春文学市场领军人物。

已出版作品：《幻城》《夏至未至》《悲伤逆流成河》《小时代》系列、《爵迹：雾雪零尘》《爵迹：永生之海》

导演作品：《小时代1》《小时代2：青木时代》《小时代3：刺金时代》《小时代4：灵魂尽头》《爵迹》

“当颁奖人口中念出‘落落’两个音节的时候，全场灯光大亮，掌声、尖叫声、音乐声仿佛一座沸腾起来的音海，她从座位上起身，在追光灯里走上舞台——在那一刻，我的情绪从前一秒的高兴、骄傲、振奋，突然跳转为一种复杂的情绪，仿佛身体里有个类似挡位的开关被拨向了另外一边，眼眶好像被人揍了一拳般迅速酸胀起来。她穿着美丽的礼服长裙，接过奖杯，开口第一句话是：‘对不起，我实在太激动了。’”

—

五年前的落落，可不是这个样子。

那个时候的她，脸上还有明显的婴儿肥，没有习惯穿高跟鞋，所以看起来远没有今天这么气场惊人。那时的她，更多地保留着少女的敏感、纤细，大大咧咧的同时内心极其敏锐也容易伤感。

前几天因为需要制作一个关于自己当年第一次投稿时的照片的选题，我和她在网上聊天，她发给我看她之前的一张照片，她说：“你看看我那个时候，丑不丑？”我按照我们两个固有的聊天风格，理所当然地打击她：“快拉倒吧，那个时候的你多青春洋溢啊，比你现在紧绷多

了。”接着，她说：“是吗？是吗？可你还记得这张照片吗，是你帮我拍的哎。你不记得了？这是我们俩一起签售的前一天晚上啊，那可是我人生的第一场签售。”

我愣住了。

二

照片上的她坐在地板上，从酒店床的后面露出脖子和头，手小心地撑着下巴，手肘在床单上压出了一片褶皱。

酒店是很简单的标准间，也就是比较好的招待所的级别吧。看得出那个时候我们出去做签售时，待遇并不是很好。到达北京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了，我把行李放好后，就去落落房间找她聊天。我问她，紧张吗？

她就坐在地上，手肘撑着床沿，头顶的黄色灯泡把她的脸照得圆嘟嘟的。那个时候的我们，好像都不太需要也不太懂得考虑是否上镜的问题，我们并不担心自己太胖或者脸上发了几颗痘痘。她看起来有点担心，又有一点掺杂着期待的紧张，她问我说，小四，你觉得明天会有读者来买我的书吗？我说，会的会的，当然了呀。你怕啥。

她呵呵地笑起来，远没有今天那么妩媚动人，她那时看起来还有点傻，她说：“你帮我拍张照吧。”

我当时是用的手机还是相机，我忘记了。但肯定不是什么厉害的摄影器材。

——几年后，她独自背着好几万的大相机，自己在日本的荒野或者闹市里，架起三脚架，异国人从她的身边来来往往，她镇定自若地从取景器里捕捉着这个世界。她脸上带着一种迷人的漠然和冷静。

三

我们这些人，这几年真的变得厉害。

并不是文学修辞上的形容，而是扎实的，从肉眼和心境上，都能觉察出的改变。

安东尼前几天回墨尔本去了。走的前一天，我们在一起喝酒唱歌。大家聚在一起，喝多了，开始说胡话，瞎打闹，随便谁说什么就一屋子笑声。

我坐在陌一飞的旁边，笑得东倒西歪的，我们手上拿着的酒杯被我们晃来晃去的，酒不时洒出来溅到我们衣服上，这时，陌一飞突然把

杯子递给我：“四爷，你帮我拿一下，我热死了。我把头发扎起来。”我接过酒杯，看着她利落地把头发绾起来，她一边绾，一边笑嘻嘻地说：“哎哟，我这把头发啊，年轻的时候可是浓密结实，一握一大把，现在掉了不少，每个月赶稿的时候都觉得头皮那个紧哟。”

类似这样的话，在这之前我听过很多。

“每当赶稿的那几天，我都不太想照镜子。镜子里那个黄脸婆是谁啊，看得我来气。特别是我眼角那个斑，你看到没，你凑近一点，我现在遮着粉底，看不太清楚，但那几块斑真的太讨厌了。我每次看到就想把镜子敲碎。以前？以前没有，就这两年出现的，可能熬夜太多吧。”

——这是笛安说的。

“因为我的QQ都是整夜挂着的，怕别人给我工作留言会找不到人。有时候睡前会忘记把声音关掉，于是就会在半夜听见QQ上有人留言的声音。虽然我知道第二天早上起来也会看见，但总是怕有什么急事需要处理，于是忍不住起来看看。这样的次数多了，那段时间脸色看起来，就会很不好。我觉得我的神经衰弱，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这是痕痕说的。

“以前喝醉了，或者通宵加班，第二天睡一天就好了。现在的话，起码连续好几天，都感觉身体不舒服。老了？大概是的哦。”

——这是胡小西说的。

“不太敢再穿那些年轻潮流的衣服了，我现在打扮啊，都尽量得职业化一点。来得及的话还是尽量化个妆吧，这样谈生意的时候，比较有底气。”

——这是落落说的。

“你变了。你不再是以前我们喜欢的那个单纯的你了。”

——这是读者们说的。隔几天，就能在网上看见一次。

四

有很多情绪和心境，就像是放射性元素的半衰期一样。科学家们只能测算出某种元素衰变掉一半所需要的时间，然而他们永远测算不出某颗原子核什么时候会衰变，它是随机的、无法捕捉的、无法固定的。

——是的，经过了这么多年，我们成为了现在的样子。

但是，没有人知道，究竟是这些年里的哪一刻，让我们曾经的心境，一去不再回来。是那一年的那场暴雨吗，还是那一年我们俩呆呆地坐在一个商场的地下负一层，对着面前不超过 20 个的读者，举办的一场签售会？

又或者是，世界上某一片树叶，缓慢地砸痛大地的那个瞬间？

五

我在 28 岁的时候，留下了自己的第一份遗嘱。

六

阿亮手腕上那个囊肿，大概两年前就有了。她一直懒得去医院。我每一次看到她肿大起来的手腕，就会念叨她一次。念叨久了，她有点受不了：“好了好了，我去我去。”

然而去医院后，检查结果远比她想象的要严重。医生要她马上开刀，并且要拿取出的肿瘤体去化验，如果是良性的，就没事，如果是恶

性的，那就是癌。

“我躺在病床上的时候，医生对我说，马上就麻醉了，你的手臂可能会有触电的感觉哦。我还没有反应过来时，整条手臂就剧烈地抽搐起来，仿佛摸到了电线一样又痛又恐惧。当时我眼泪都出来了，感觉像一条被抛在手术台上的鱼。你别笑，那个时候，我真的害怕极了。”

手术后休息了一天，她就来上班了。她的手裹着厚厚的纱布。我前一天晚上通宵修改一份计划书到天亮，睡下去中午才起来，起床后，我把计划书发给她，这个时候我并不知道她去动了手术，直到我猛地看到她的签名档：“右手包扎，无法打字。仅能左手打字，所以回复速度稍慢，勿急。”

我看着她的签名档，静静地对着屏幕没有说话。直到显示她已经接收完了我的文件，又过了很久，那边传来她打字的内容：“你什么时候来上班啊，《最小说》选题会还没开，你过来了，我们速速解决掉。还有，我的书封面出了印刷事故。我现在正在解决。”

——是啊，她变了。她变得没有以前那么爱哭了。她以前是我们所有人宠爱的小公主，大家都宠她，她很爱哭，也很脆弱，很爱依赖人。但现在不是了。

七

我 28 岁的生日，是在南海海面的游艇甲板上度过的。

我们一群人喝掉了十几瓶红酒，笑啊，闹啊，把雪碧拧开了泡沫洒了一屋子。

就在那某一个时刻，身体里的开关再次调向了另外一个挡位。痕痕双眼通红，硕大的两颗眼泪滚过脸颊，她嘴角用力地向下撇着，她没有看旁边的落落，而是把目光空空地投向前方漆黑的海面，她说：“落落啊，那个时候我觉得你心真狠啊，我不止一次觉得你冷血得没有一丝良心。你可以把我大冬天地关在门外面，让我在走道里坐一个下午。你也可以让我在马路边上，守着每一条通往你家的马路，企图找到你，让你交稿子。”

落在旁边低着头，她说：“我也恨死那段时间的自己了。”

我帮着痕痕，想要安慰她：“是啊，那个时候你太坏了。”

痕痕依然没有转头，她的目光依然呆呆地丢往舷窗外，她没有看我，但是她说：“你有什么资格说她，你以为你就很好吗，你有时候不通人情到了什么地步，你自己知道吗？我有时候都想我在《痕记》里把你写得太好了，你有时候说话伤起人来，一点余地都不留。我现在听见你的手机来电，我都紧张。生怕又是公司里我的部门出了什么问题。”

我啥都没说，从身后伸过双臂，紧紧地抱住她。

她哭了一会儿，回过头问我：“你这次的生日，《最小说》上要呈现吗？如果要的话，记得让小西他们多拍点照片。我等下也和编辑们布置一下，记录一些细节。”

——是啊，她变了。她变得比以前爱哭。她以前是我们人群里的开心果，她讲起笑话来，我们大家都东倒西歪的，她活泼而又浪漫，憧憬着完美的爱情，为朋友奋不顾身。但现在的她，纤细敏感，用尽全力，维持着所有作者的情谊天平。她现在晚上容易失眠，失眠的时候，就容易哭。她以前莽撞而又天真，爱玩也爱笑。但现在不是了。

八

而我呢？

密密麻麻的目光朝我望过来。

笛安拿起了梅葆玖先生授予她的独家梅兰芳传记小说改编授权书，那一刻，她对着话筒说：“我很紧张，我一上来目光就在四处寻找，我